史志琼崖·五公史话

南宋名臣李光居琼十载

天涯随处好 乡居兴味同

■ 阮忠

南宋名臣李光（1078—1159），字泰发，越州上虞（今属浙江）人，生于北宋，少时不好戏耍而用心求学，宋徽宗崇宁五年（1106年）中进士，从此入仕，初任开化令即有政声，后知桂林阳朔县时，在水驿与李纲相遇，成为至交。北宋末年，金人进逼太原、汴京，李光力主抗金，南宋时官至参知政事，仍是坚定的抗金派，曾怒斥秦桧擅权误国，被贬。

绍兴十一年（1141年），李光64岁时被降职为建宁军节度副使，着藤州安置，3年后移置琼州，74岁时移置昌化，绍兴二十五年（1155年）十二月78岁时移置郴州，80岁时死于江州，赐谥“庄简”。

李光寓居海南十年，晨起安坐，抄书读书，从不懈怠。《宋史·李光传》说他在海南笔力精健，怡然自适。他初置琼州，有海南风物异中华之叹，与东坡居儋北归之际感叹“兹游奇绝”相似。移置昌化居儋州，有《儋耳病起偶题》《黎人二首》《春日偶题》等诗为证，他还在绍兴二十年（1150年）中秋节写的《水调歌头·独步长桥上》里说自己遭贬流转到了儋州，那一夜“风定潮平如练，云散月明如昼，孤兴在扁舟。笑尽一杯酒，水调杂蛮讴”。在海岛上除风物美景、民俗淳朴之外，还有浊酒、弈棋之乐，并自嘲闲居而得闲趣，可以再活七十年。

李光“平生忧道不忧贫”（《独居自遣一首寄厚之》），寄居孤岛，万里风波身犹一叶，想透了不过是终老海南。他劝被贬吉阳（今三亚崖州区）的胡铨，说人生虽遭此祸而居瘴烟之地，宜思长远事业，不必过于悲伤。这与李光的心境有关，他那时想到自己几十年宦海浮沉，沦落至此，何妨“弃置身外事，聊复乐俄顷。世方汹波澜，我心犹古井”（《九日登琼台再次前韵》），不再顾及世间名利及曲折波澜，心如古井一样平静。其中的缘由还有他受老庄、佛禅的影响，生活顺应自然，随遇而乐，经历过的事情就像脱去木屐一样。因此“天涯随处好，莫作楚囚悲”（《城北江岸独行成此诗，居人皆竹篱茅屋，无壁可题，归而书于此》），这一想法他在其他诗中也流露过，贬居海南，无须效楚囚悲泣离乡之苦。他还在《己巳重九小集拙诗，记海外风景之异，呈亨叔》里写道：“篱边菊好延陶令，坐上诗成戏孟嘉。随分清欢须酩酊，归时风帽任欹斜。”这“任欹斜”有东坡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味道。

李光在海南，受苏东坡的影响很大。他出生时东坡是徐州太守，东坡1100年离琼北归，李光还在游学，第二年东坡病逝常州，李光没有见过东坡。李光上岛，在琼州先住驿馆，后迁居到东坡发现双泉的地方（今海口苏公祠），使他自然有“双泉情结”，吟诗作文多涉及双泉。他在《跋东坡<双泉诗>》里记东坡与双泉事：居双泉时，泉上亭宇已经破旧，儿子孟博、孟坚来探望他，对双泉做了修缮。东坡当年题的“洞酌亭”三字不见踪影，于是李光在民间寻访，最后在乡老朱景贶家找到东坡旧题，重新把它安放在亭上。

李光又在《琼州双泉记》记载东坡发现双泉以来的双泉事，说自己足不出户，在双泉居见泉水“清流滉漾，影摇窗扉，潺浚之声，夜到枕上”，别有一番快意，不禁把酒酌泉而歌。欣然自得，不觉身在万里之外，孤岛之中。因为双泉，李光写了《九月二日，自公馆迁居双泉，风物幽胜，作双泉诗二十韵》《自然使君屡督双泉诗，顾东坡绝唱在前，何敢轻作。今晨又辱佳章，因次韵为谢》等诗，前者说“入腹清而冽，丹田赖浇灌。甘寒胜钟乳，精洁可羞荐”，盛赞双泉水清纯可口；后者说“苏公经行地，亭宇稍葺整。方池湛寒碧，曾照东坡影”，见泉而思东坡，这时距离东坡离开双泉已经有四十多年了。

李光初到琼州，也感孤独。第一个元宵节，琼州太守请他去赴宴，他说自己老病不能前往，在家想象这一夜琼台上万灯照绮筵的景象，自己像苦行僧，茅庵一灯，孤独不眠。他受命从琼州迁至昌化儋州时，大家为他饯行，他写了《古风二首》，其一说自己在琼州的生活：“缅怀双泉居，风土信清美。床头挂海月，枕上听流水。夜棋招隐沦，浊酒会邻里。”这表明他很快融入了琼州百姓的生活圈，与大家和睦相处，怡然自得。临别他还写了《双泉亭》，以“他年莫忘痴顽老，曾是双泉旧主人”向人表白，在东坡之后，他也做过双泉的主人。

李光到儋州之后，又有了“载酒堂情结”。载酒堂是东坡当年和军使张中等人在黎子云家门口的池塘边建的，以品茶论道、酌酒吟诗。李光曾与琼士魏安石拄杖访载酒堂，在诗里写道：“缅怀东坡老，陈迹记旧痕。空余载酒堂，往事孰与论。”从此，“载酒堂”从此成为他诗歌中的常客。东坡在儋州写了《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》咏载酒堂，他在儋州找到东坡诗的真本，追和东坡诗韵，也写了两首，在其二里说“当年两黎老，能邀玉堂人。一往五十年，遗迹宛若新。”（《东坡载酒堂二诗，盖用渊明<始春怀古田舍>韵，遂不见于后集。予至儋始得真本，因追和其韵》）这里说的“玉堂人”是东坡。宋代翰林院又称“玉堂”，东坡也称自己是玉堂人。李光看到载酒堂，感慨黎子云兄弟对东坡的邀约，如今遗迹依旧，自生思念。

李光还在《载酒堂》诗中怀念东坡，将自己与唐代的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柳宗元相提并论，特别提及“六一老人”欧阳修看了东坡的科考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后，欣赏东坡的才学，说要辟开一条路让他出人头地。如今东坡已离开五十年了，在海南留下了许多遗墨残篇。这些遗墨残篇在明清两代不断有人编辑，至今有多种版本的《海外集》或《居儋录》传世。李光还在《二月三日，作真率会游载酒堂，呈坐客二首》其一写道：“郊外初闻黄栗留，仲春风物渐和柔。杀鸡炊黍成真率，挈榼携棋得胜游。聊欲劝君终日醉，未须悲我十年流。朝来已换轻衫窄，酒尽何妨典破裘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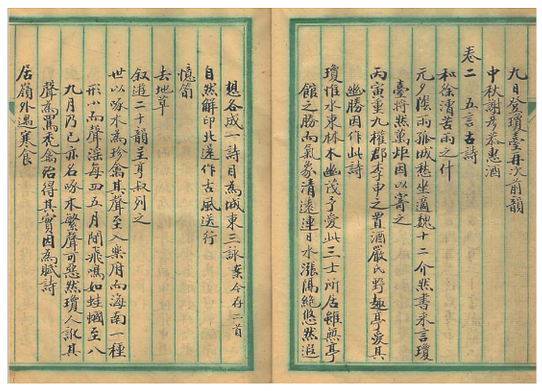
李光在海南有一些写给赵鼎、李纲、胡铨、陈伯厚等人的书信，他对陈伯厚说：“平生守道，遇所当为，虽鼎镬刀锯在前不避。”（《与陈伯厚书》）这是李光的真性情，他一直不愿向金人妥协也是出自本性。他写给胡铨的信达27封之多，在信中叙说日常生活、自我志趣。当时胡铨被贬吉阳，李光调侃说吉阳的生活物质条件好于儋州，如羊肉、大米都比海南其他州郡要丰富，且鱼蟹多而便宜，有这些好吃的东西，人生还要求什么呢？李光在儋州的生活较苦，终日以芋头为食，胡铨给他寄白酒和鱼酱，令李光十分感激。

李光对胡铨说，自己年近八旬，被贬岭海，本来距离死亡就很近了，但那些贪图私利的人还不满意，毫无根据地给他罗织罪名，妄加陷害，殊不知自己“此身已在生死之外，但付之一笑耳”（《与胡邦衡书》其七）。人生坦荡，所以他能像东坡一样，化艰难为快乐，思想仍然坚定。

李光和胡铨都在当地兴教办学，李光说：“吉阳，天下至陋穷处，今学者彬彬，知所尊仰，何陋之有？”（《与胡邦衡书》其九）称道胡铨在吉阳兴学给当地带来的变化，并说“吉阳之居，公之不幸，而一时士类之幸也”（《与胡邦衡书》其十）。他居儋也是如此，其《昌化军学记》提到自东坡居儋有《游学舍诗》（即东坡《和陶示周掾祖谢·游城东学舍作》）之后的五六十年来，儋州文学风气之盛，与福建、浙江等地无异。他放逐至此，经常与士子以文字相交，而当地的学人又喜欢与他共游。他还请胡铨用汉隶题写了“昌化军学记”五个字，自己在琼州写的《泉州双泉记》，也请胡铨用汉隶书写，说我的记文写得不太好，但可借你的书法永久流传，你不妨在风和日暖之时，一挥而就。

李光在海南也怀乡，曾想到家乡的笋子，说“乡味不可忘，坐想空涎流”（《忆笋》），随后在《秋日题池南壁间》里说到自己抄书北窗、闲步桥东的居琼生活，“谁知万水千山外，亦与乡居兴味同”，乐于以海南为家乡，安于海南。他留下的大量诗文，果真是笔力精健。

海口市五公祠内的李光雕像。 李幸璜 摄



清末民初手抄本李光诗文集《庄简集》的内页。
上海图书馆藏

地名溯源

罗驿村是古驿站吗

■ 李公羽

澄迈县老城镇罗驿村，是著名历史文化古村。近年来，关于罗驿村是古代海南岛西线驿站，苏东坡曾路经此地的说法，广为流行。罗驿村到底是不是驿站呢？

罗驿村，这个村名在民国之前的各类史志、舆图中没有记载。“罗驿”作为乡村名称，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但不影响这一村落的古老历史。

康熙《澄迈县志》载：“倘驿都，县南二十里，编图九。那亦上下都，编图九。”“倘驿市，在倘驿都。”嘉庆《澄迈县志》也记有“倘村市，在倘驿都，今废”。光绪《澄迈县志》在“乡都”编中记载更为详尽：“倘驿都，县西南二十里，编图九。倘驿正都，县西南二十里，编图十。那亦上下都，编图九。旧上都，县西南二十里，编图八；下都里同，编图六。今合为一。”县志记载，这是乾隆年间实施减并的。史志中的“县”，指当年的澄迈县城，位于今老城镇政府至盈滨半岛海湾一带。

历史上“那亦”“那驿”“倘亦”“倘驿”等名称，都是今天罗驿村的“曾用名”。

目前所见《琼台志》、各种版本《琼州府志》和《澄迈县志》，在驿道与驿传、铺舍等章节中，均无倘驿、那亦、倘亦、罗驿的记载。

嘉庆《澄迈县志》不仅记载了县内仅有通潮驿、西峰驿，而且在“秩官志”中逐一记载了明代本县这两个驿站的行政长官“驿丞”二十三人的姓名、任期，这是正式列入县政府编制序列的官吏，应无可能另有一个驿站而不予记载。

笔者因此认为，不存在唐宋时期另有一条驿道经过今天的罗驿村，不存在苏东坡走过“这一条”驿道的可能性。

通潮驿，作为明代之前澄迈县政府的官方接待驿站，其制高点建造阁楼，即通潮阁。苏轼在这里登阁远眺，赋诗书帖。弘治十七年（1504年），通潮驿撤除。通潮驿的存在，在历史上是没有争议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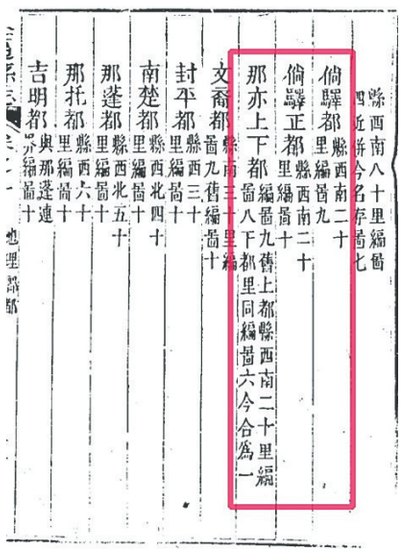
倘驿都，位于县南二十里。驿道和驿站建设是政府工程，甚至是国家项目，必须按规划设计建造。两驿之间距离，以六十里为标准，这是人们常规步行一天的里程，行者入夜投宿，别无他处。因为地理条件限制，或可多几里、少几里，但断不可能在二十里区间，建造两个驿站。

正因为历史上此地并非驿站，所以原始地名中并没有突出强调“驿”字，而是与“亦”通用。如果地名为“罗村驿”，则可能性还是有一些的。

各种志书所记载的澄迈县境内驿道与铺舍，均在县城东线和西线，东接琼山，西接临高，没有向南通行的驿道。

考论罗驿村在不在古驿道上，苏东坡有没有从这里走过，只是为了在学术上进一步厘清苏东坡足迹所至，丝毫不影响罗驿古村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当代经济社会文化意义。

倘驿区域的历史文化价值，不是现当代人们附加的，而是至迟在明代已经形成突出影响，占据琼州重要文化地位的。明代天顺年间（1457—1464）澄迈县教谕朱复，曾作《倘驿秀峰义学记》，歌颂倘驿：“澄邑去南十里许，有都曰倘驿，山川盘结，人物秀异，诚一仁里也。”他悉心记述多位倘驿名人，“建学立师，以兴教事”，“不私其家，用之于学”，以成此地“礼度雍容，讲诵相闻”。他特别赞美和倡导这里“仁、义、礼”三者大丈夫事，对倘驿之地“兴学之功，立教之意”给予高度评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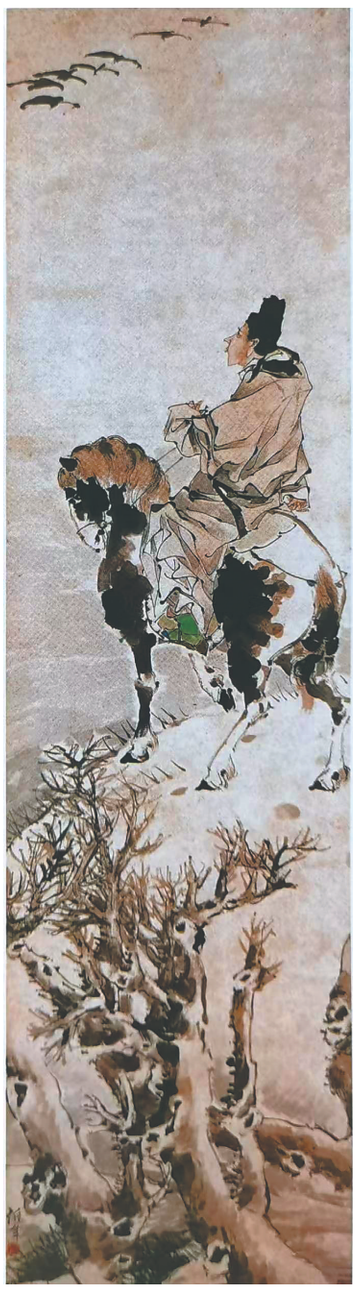
光绪《澄迈县志》记载的“倘驿都”“那亦上下都”。

笔砚清玩

古画中观雁

■ 缪士毅

清代画家边寿民的《芦雁图》《芦雁图扇页》。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

清代画家任伯年的《霜崖眺雁图》。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秋高气爽，抬头仰望，偶见雁群从天空中掠过，让人惊喜不已。此时，打开一些古代画家画集，品赏个中以雁为题材的画作，情趣盎然。

雁，为大型游禽。在我国雁类常见的有豆雁、鸿雁、灰雁、斑头雁等，在民间统称为“大雁”。雁作为候鸟，一般每年春分后从南方飞回北方，秋分又从北方飞往南方。在迁徙时，总是几十只、数百只，甚至上千只汇集在一起，列队而飞，古人称之为“雁阵”。迁徙途中，“雁阵”由有经验的“头雁”带领，常排成“人”字形，或“一”字形队伍。有时变换队形，替换头雁，有利于长途飞行。对此，画家在画作中描绘雁群的队形时，就体现雁的这一生物学特性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清代以画雁驰名的画家边寿民，为了画好雁，曾“结茅苇际”，与雁为伍，每日细致地观察雁的行、卧、翔各种姿态，故其笔下的雁，具有生动写实的特点。

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。雁象征着高远的志向，人们常用“鸿鹄”来指代那些胸怀远大志向的人。这里的“鸿”就是大雁。雁象征忠贞，它不仅代表着忠诚与美好，更是婚姻稳固的见证。元好问的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”，就是对大雁忠贞不渝精神的点赞；雁在古代被赋予信使的象征意义，有着“鸿雁传书”的美好寓意；雁每年春秋两季的迁徙都如期而至，从不失约，而象征为“守信”；雁因其警觉和聪明而被视为“聪慧”之象征，等等。在民间，人们喜欢用“鸿图”来比喻宏伟的事业；用“鸿儒”指代博学之士；用“鸿运”寓意事业兴旺发达，等等。

自古以来，雁是中国画的传统题材。历代的画家喜欢以雁为题材，留下了许多表现雁飞、鸣、食、宿等的画作，如宋代画家崔白的《芦雁图》、元代吴镇的《芦花寒雁图》、明代画家沈士充的《危楼秋雁图扇页》、清代画家边寿民的《芦雁图》《芦雁图扇页》、清代八大山人的《荷花芦雁图》、近现代画家吴湖帆的《芦荻寒雁扇页》，等等。这些以雁为题材的画作，不论是立轴、扇页、册页，或是手卷；不论是纸本，或是绢本；不论是墨色，或是设色，带给人们的皆是绘画艺术之美，还有对雁文化的思考。

从观赏画中的雁，不仅看到了雁所蕴含的美好吉祥的文化寓意，也看到了雁是生命的坚韧象征，也是自由和远方的诗意象征。这也许是画家喜爱画雁的原因之一。

明代画家沈士充的《危楼秋雁图》扇页，纸本设色，纵17.1厘米，横47.3厘米，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从画面看，远山尽为雾霭云气所遮，近处可见虬根曲枝的松树，还有为秋风所染的红叶树，山腰间茅舍隐约可见。天空中，一对大雁正在展翅飞翔。而一归隐者在茅舍内独身而坐，正目视这对渐行渐远的大雁，遐思不已。此画是沈氏依宋人“危楼秋雁”诗意所绘。画中题跋：“危楼日暮人千里，欹枕风秋雁一声。”出自宋代宋徽宗的诗句。此画在构图上匠心独运，虚实相映，饶有情趣。

清代画家边寿民以泼墨芦雁享誉画坛，有“边芦雁”之称。他的《芦雁图》立轴，纸本设色，纵128.7厘米，横49.1厘米，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从画面看，两雁在寒沙折芦之间，寒沙隐约，从寒沙中长出的一枝芦花，秃笔蓬松。一只雁在空中盘旋将下，一只雁栖息于芦花间，活灵活现，极为真切生动。边氏笔下的雁，采用大写意的泼墨技法，头颈弯曲，墨中带赫色，一笔而成，由浓而淡。羽翮柔软润泽，意趣横溢。显示出边氏对笔墨的熟悉运用能力和超强的造型能力。

清代画家任伯年的《霜崖眺雁图》立轴，纸本设色，纵155.8厘米，横42.5厘米，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从画面看，山崖及邻近的树木披上了一层白白的霜，突出了秋冬意境。天空中，一雁群振翅高飞，似乎正在向着南方进发。一高士骑马立于山崖之上，正在眺望天空中的雁阵，聚精凝神，形神毕肖。纵观画面，构图简约明快，设色浓淡得当，人、马、雁描绘惟妙惟肖，环境渲染得体，尽显艺术之美。

文史荟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
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：570216 总值班：66810666 广告许可证：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：66810888 发行部：66810505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：966123 邮发代号：83—1 报费：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.5元 昨天开印时间：2时36分 印完：5时5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